

  
人世间

# 雪趣

高守莲

飞雪弥漫，我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迎风踏雪去给老妈送冬至水饺。路很近，可大雪无痕，生怕脚底发滑，我小心翼翼地踩着雪走。回家的路上行人寥寥，我驻足张开双臂，用手去接那飘飘洒洒飞舞的雪花，感受皑皑白雪的情趣。

奶奶活着时，每年的首场大雪，我张开双臂拥抱雪花，她却在院子里放一个方凳，上面放一干净的大白铁盆接雪花。待雪花满盆，端回屋里化水，把雪水装进玻璃瓶，放到水缸旁。奶奶告诉我，这雪水是夏天痱子止痒的偏方，治疗湿疹、脚气也有效。我至今没有去验证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我家住在张裕博物馆对面的纺大院，玻璃窗黑瓦平房。到了冬天，一排排的黑瓦屋檐下，倒挂着一根根长长的、圆圆的、尖尖的、晶莹剔透的锥体冰凌，寒气透着壮观。调皮的男孩子会拿着木棍跳着高敲冰凌，但坚硬的冰凌也只能被敲下尖细的一小段。可当温暖的太阳出来，气温升到5℃，冰凌开始慢慢融化，一排排偌大的冰凌瞬间从房檐下哗啦落到水沟里。

如今住在高楼上，家里有暖气，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，却很难见到玻璃上有冰凌花。住平房的冬天，每天早晨起来，总会看到两扇窗的六块玻璃上冻着一层磨砂般的冰凌花，不同房间每块玻璃上的冰凌花纹路都不重样，雪花形、树叶形、树干形、花瓣形……各式各样，漂亮极了。待太阳照到玻璃上，冰凌花慢慢化成水汽，我就会用手指在玻璃上写写画画。

雪中，男孩子是玩得最开心的。他们穿着棉袄棉裤，戴着遮耳朵的棉帽儿，穿着棉乌拉或是水靴子，喜笑颜开地打雪仗、滚雪球，一双双小手、一个个小脸腮冻得发红，也不喊冷。他们比赛谁的雪球滚得多，谁的雪球滚得大。大个子的滚雪球占上风，最大的直径可达一米左右。滚好的雪球停在大院井台前，大雪球上放小雪球。戴着编织兔帽出门的女孩子们，在两个雪球中间系上一根红带子，用麻袋绳做成头发扣在小雪球上，插一根胡萝卜就是大鼻子，两颗煤球当眼睛，半块黄泥就是嘴，一根枯树枝斜插进大雪球，就成了纺大院站岗的“雪洋人”，矗立在井台前，好长时间不融化。

男孩子们还有一项运动，那就是滑冰。他们在双龙胡同北路口的高台阶上坡面上洒水，制作出一条短冰道，专打滑溜溜。双人滑是一个站着拖着一个蹲着滑，或是一个大孩儿推着一个小孩儿滑，大部分是单人滑，姿势各式各样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的冬天非常冷，烟台山医院对面的市血站北海边还没填海，浅水区停放了许多舢舨，海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。在舢舨上玩耍的男孩儿中有人提出下去滑冰，不想第一个从舢舨跳下去的老四用力过大，把冰面踏碎了，人一下子掉到了没腰深的海水里。舢舨上的其他男孩儿眼疾手快，迅速把他拖到舢舨上。幸好离家近跑得快，衣服还没冻透，妈妈给他换下湿衣裳，让他喝一大碗姜汤，睡了一大觉，人就没事儿啦。

当然，学生们也是扫雪的主力军。纺大院所在的双龙胡同离北海边百余米，扫了雪直接送到海里。那时的扫雪工具主要是木锨，就是一块木板中间安装一根木棍，专门推雪，一推一大片，聪明的男孩子直接滚着大雪球往海里送，女孩子们则把雪装进柳条大筐，男孩子们用绳儿拖向北海边。那时没有现代化的清雪工具，但是积雪清理得很及时。一般都是边下边扫，如果雪大不停，就在出太阳时清扫，铁锨插底木锨推，比较省力。

烟台雪多，在没有羽绒服、暖气和电视的那个年代，人们穿棉袄棉裤，戴棉帽子，围围脖，条件好的套个呢子大衣和棉猴，脚下穿着条绒或猪皮棉鞋、解放鞋、“乌拉邦”、水靴子。家家烧火炕，生个花盆炉子，人们围坐在火炕上，望着窗外屋檐下的冰凌，看着窗户上美丽的冰凌花，盼望着春天尽早到来，收下冬天送去的滋润万物生长的瑞雪。

# 盼过年

程绍堂

儿时，每到年根，我都沉浸在盼望中，那种急切期待的心情至今难忘。过年的诱惑太多了，吃好东西、穿新衣裳、有压岁钱、放鞭炮……这可都是平日里捞不着的享受。

我的孩提时代食物匮乏，一日三餐不是地瓜就是地瓜干，玉米面饼子要分着吃。只有过年过节，才能改善一下生活。每年一进腊月门，我就掰着指头算，恨不得明天就过年。好在，父母也开始筹备了。到了赶腊月集的日子，父亲揣上一年的积蓄，到集市上买回几斤肉、几条鱼，再杀只自养的公鸡。母亲把平日节俭省下来的白面蒸成饽饽，油炸些面鱼、豆腐丸子，炒些花生，年货就算置办妥了。别急，这些好吃的东西要等到过年那天才能享用！大年三十终于到了，早饭是面条，午饭是大米饭，晚饭是饺子，不但饭好，而且可以放开肚皮吃，我每顿都吃得肚子饱饱的。过了大年初一，开始走亲戚，到正月十五这段时间，几乎天天吃好饭。你说，这样的日子谁不巴望呢！

还有穿衣，我做梦都惦记着过年穿新衣。每年，母亲都会尽可能地给我们做套新衣裳，布料大都是她一手织的。一到正月，我都会喜形于色地穿着新衣裳到处显摆，每当有人夸赞自己的衣裳好看时，心里就特高兴。这段时间，我格外地爱干净，生怕弄脏了新衣裳。只是好景不长，一出正月门，我就要把新衣裳换下来，交给母亲保存了。我虽不情愿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能乖乖脱下。

放鞭炮，对男孩子的吸引力特强。每年到了腊月集，我都会跟着父亲赶集买鞭炮。我是兄妹中的老大，放鞭炮的事自然由我一人包揽啦！到了除夕夜的午夜时分，父亲把我从睡梦中叫醒，让我放鞭炮。我睡眼惺忪，却格外兴奋。

除夕夜放鞭炮，既有讲究又有几分神秘。我将鞭炮高高地挂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上，父亲告诉我，放鞭炮要力求一燃到底，脆响、不卡壳，否则被视为不吉利。为确保燃放效果，父亲把买回的鞭炮放在炕席下，让其保持干燥不受潮。每次放鞭炮，我都有点紧张，担心鞭炮不响，反复几次才能点着。随着鞭炮的炸响，院子里顿时被烟雾笼罩，浓浓的火药味特好闻。很快，村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响成一片，整个山村笼罩在节日的气氛中。一直到正月十五这段时间，我的衣兜里都会装着小鞭炮，跟伙伴们一起燃放。尤其是小摔鞭，可以随时随地放，往地上一摔一个炸响，既不伤人又很方便，特好玩。

除夕夜，父亲会给我们兄妹分压岁钱。虽说多半是几角钱，少得可怜，却是我们最期待、最幸福的时刻，因为平日里，大人是不会给我们钱的。从正月初二开始，我便跟着大人到亲戚家拜年。每到一家，不光吃好饭，还能得到压岁钱，这对我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。一个正月下来，我能够得到十几元的压岁钱。在那时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！我把压岁钱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，好长时间舍不得花。

我和小伙伴儿即便当了学生，也要帮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，玩的时间很少。且不说星期天和假期，就连放学后这段时间，也有活儿。只有到了过年，父亲才一改平日的严厉和苛求，不再管束我们。直到正月十五，我们都可以不干活，一天到晚地玩耍，也没有现在孩子那永远写不完的作业。

岁月流逝，许多过往已变得模糊，唯有儿时过年的记忆随着岁月的沉淀越发清晰，每每回想起来，都牵动着我的心，好温馨、好快乐。

流年记

# 过去这一年

慕然

翻着翻着，厚厚的日历就没了，新的一年悄然而至。背阴处的积雪是几天前留下的，有落叶冻在上面，寒风吹过，沙沙作响，几枚脚印，随着积雪迈进新的一年，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要说这世上最公平的，莫过于时间，它不会对谁多一秒，也不会对谁少一秒，只是默默地陪伴着你我。我一度不喜欢黑夜，不喜欢没有阳光空气的包裹，会有一种寒冷、孤独的感觉，而黑夜却日日而至，始终伴着我，于是我慢慢适应了它的静谧和安宁。

过去的一年，经历了很多，有好有坏、有悲伤也有欢乐。每到这个时候，不单单是我，或许很多朋友都会盘点一下过去，展望一下未来。当我想跟往年一样逐一盘点过去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是那些陪伴我的美好，留给我的美丽，而不是曾经的酸楚和无奈。或许年龄的增长让我看得更透彻，或许时间的发酵让我领悟得更醇厚。“人不是活一辈子，而是活几年、几月、几天，而是活几个瞬间。”这一年，不管得到了什么，失去了什么，所有的事情都接受。这一年，只记载曾经陪伴自己的温暖。

过去这一年，父亲苍老了许多，除了花白的两鬓，头发所剩无几，不再为琐事和母亲争吵。父亲做饭的时候，母亲常常在一旁默默地守着，即使什么也不做，只是看着。

过去这一年，儿子成长了，他陪伴在我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写作业的时候习惯性地关上房门，妻子总是默默地坐在房门外守护着。

还有那一天清晨，值了一夜的班、饥肠辘辘的我准备点餐时，发现上早班的同事已经将一杯热腾腾的现磨豆浆放在我办公桌上。

过去这一年，我们有北京冬奥赛场上的希望，有神舟飞船里的浪漫，我们没有按下暂停键，危机的同时更多的是转机，我们怀着勇气和热爱披荆斩棘……

回想中，那些事，那些人，留在心间的大多是感动。它们就像被树叶筛过的阳光，洒在地上，细碎但是温暖。记住温暖、记住美好的陪伴，即使那些不如意的地方，记忆的痕迹也会慢慢消散，如同最终要融化的积雪一样，或渗入地表或散发在空中，再也看不见。

当陪伴变成习惯，当关爱变成承诺，即便再不容易的日子，也会有温暖存留。这些存留，会成为给你加油、为你打气的坚实力量，未来会更好。